

Ⓜ

7

71

白  
十三本

東 京 圖 書 館

新 門 一 六 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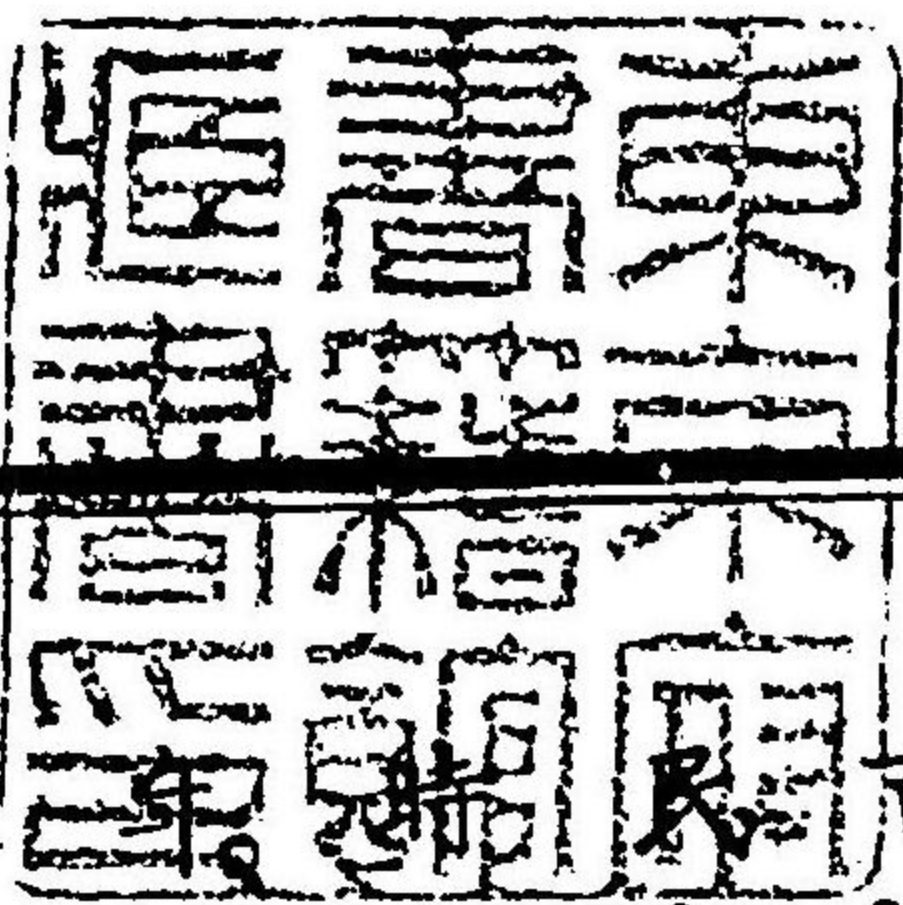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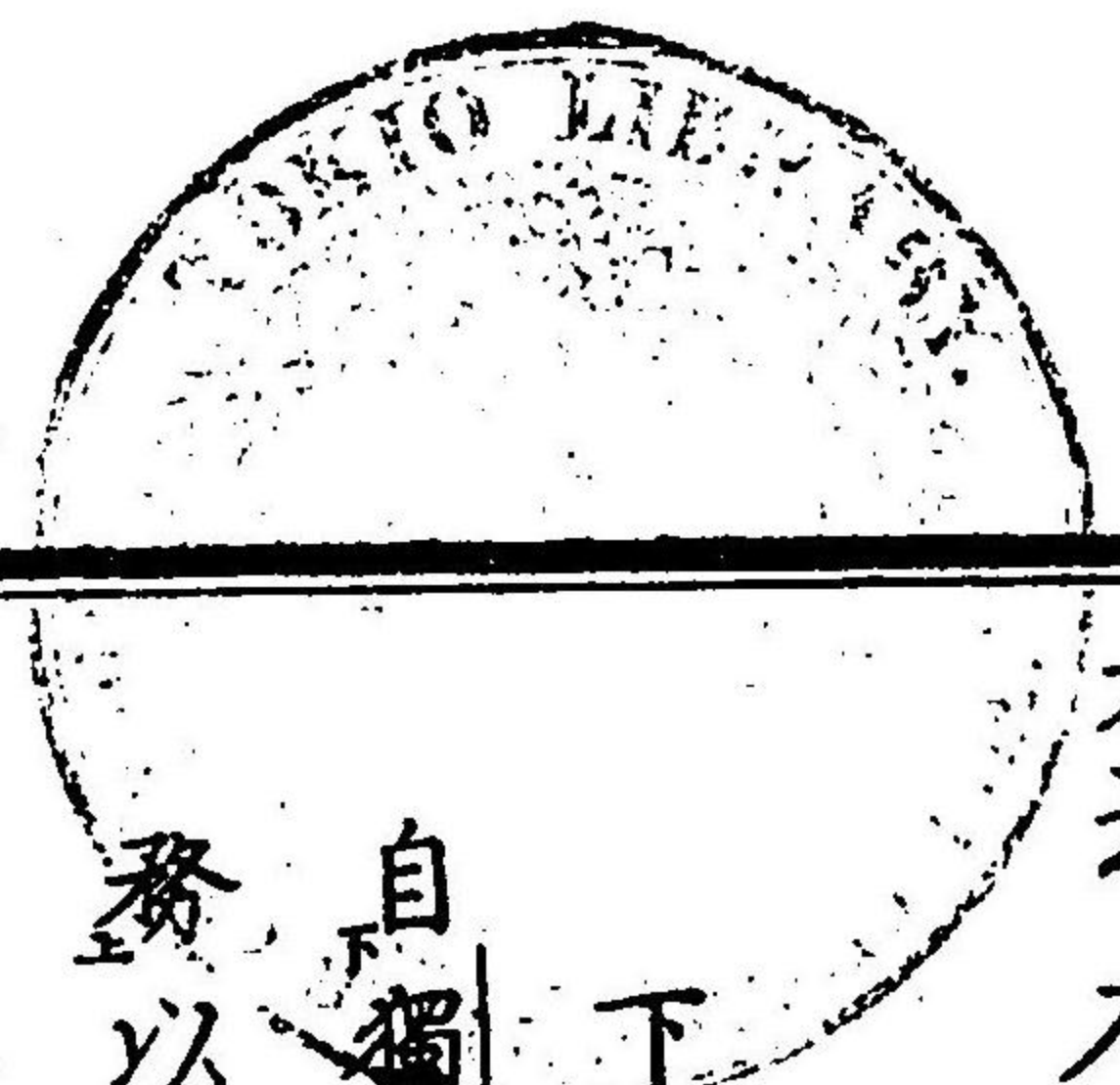
一 四 部 四 架

二 類 五 五 六 號

大道本義

下

7  
71



大道本義下卷

明治十七年四月...

神宮少宮司兼中教正從六位浦田長民撰

下卷論奉道之方

自獨逸人首唱自由之理。英咭人繼之。詳論權利義務。以來。其說盛行於歐米。延及皇國。正會皇上即位。百揆一新之際。恭惟皇上天縱睿智。豁達大度。乃許自由。大布文明之化。是誠可謂千載不可遇之盛矣。獨奈德川氏以抑壓之政束縛人心者二百余。是以人智昏蔽。頑陋之習。沁其肺腑。不欲開化。是舊習而非新政者甚衆。其趨開化者。則或徒模擬形

貌服飾以自誇。或妄假自由。以為無賴之資。壞禮義。破廉耻。以自得者亦甚衆。夫如是。何以上副皇上之聖意。下保父祖之遺業哉。夫所謂開化者非他。即明自由之理是已。自由之理。既詳於洋書。今唯言其大意焉。自由者。非恣己之謂也。己之所欲為者。不妨害他人。則我不肯受他人束縛之謂也。我既不受他人束縛。則我亦不得束縛他人。是以人已交際。必有權利義務之分。全權利履義務。是之謂明自由之理。雖然。人有五欲。是以放恣難制。放恣之極。無所不為。政之所制。唯止其身。而不及其心。能制其心者。非教而

何。且自由者。行於人而不行於神。何則。自由之性。神之所賜於人。人固不能以其所賜者加之於神。故人雖不受人之束縛。而不得神之束縛。教主惟神之道。以此。乃見政則許自由。以全權利。教則制自由。以履義務。政之與教。並行而不相悖。譬如懸衡。物之輕重與權之低昂。互相均一。則衡乃平而不欹。夫人之於自由。或過焉而流放恣。或不及焉而受束縛。亦猶衡之欹仄。不能定物之輕重也。衡而不能定物之輕重。則失其所以為衡。人而不能辨自由之過不及。則失其所以為人。吁。人而失其所以為人。是不奉道。

之過也。道也者，惟神之道也。神典曰：惟神者，謂隨神之道有道。夫隨神之道者，固不得自由於神，不得自由於神，而後始得自由於人。故道不可不奉。今也生於斯世，遇於盛時者，苟能奉道，則足以副皇上之聖意，保父祖之遺業，寧唯是而已。生必得幸福，死必蒙神賞。苟不奉道，則不足以副皇上之聖意，保父祖之遺業，寧唯是而已。生必罹災禍，死必受神罰。故道不可不奉。今此下卷十六章，其所論無一非奉道之方者。雖言不及自由之理，亦所以使人各全其權利，履其義務也。讀者其毋忽焉。

第一章 論幽界之理

有無形者。有有形者。無形者神是也。有形者物是也。物之所在，謂之顯界。神之所在，謂之幽界。界之顯幽，蓋因形之有無而分之也。有形者可見，故顯界則人之所能知。無形者不可見，故幽界則人之所不能知。然不知幽界之理，則不達於顯界之務。吾請言幽界之理。夫人之所不能見，不能知者，吾亦烏能言之。吾所以能言之者，實由有神典。今就神典而考之，則其所不能見，不能知者，亦可見可知。蓋開闢之際，自無形之有形。其所由來者有漸，非忽焉而然也。是故有

靈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形。造化三神及獨化四神者。神典稱之謂隱身。則是純靈而無氣形者也。耦生八神。則靈而有氣者也。諾拊二尊以下。則皆靈而有氣形者也。靈精而形麤。氣則在其中間。然氣亦有質。而屬於有形。故獨化以上。謂之無形之神。耦生以下。謂之有形之神。方顯幽未分之時。天上下土諸神。率皆現其形。恰不異於人世。自顯幽一分以來。諸神皆隱其身。使在顯界者。目不能窺幽界之狀。故曰。界之顯幽。蓋因形之有無而分之也。夫自顯觀幽。則冥冥不見。自幽觀顯。昭昭可見。是以人之所為。神能知之。

神之所在。人不能知。譬諸坐闇處者。能睹燈火之下。坐燈火之下者。不能睹闇處。人俄聞此喻。或謂幽界即闇處。是大不然。何不思天祖在幽界。故幽界直受其光彩。更明於顯界乎。且夫以形之有無分界之顯幽者。猶以顯界之見而言之也。若到幽界觀之。則所謂無形者。乃有形也。觀神典所載天上之狀。山川草木宮室衣服飲食器用。亦正與下土相似。其為有形。無可疑者。特以其在顯界者。不得見之。故稱之以為無形耳。且神之有形。亦有可證者。神有本身。又有分身。本身分身。固皆有魂。神典稱分身之塊有二。曰和

魂。曰荒魂。和魂。又分為二。曰幸魂也。奇魂也。神典四魂。可以證本身分身。本身分身。又可以證神之有形。四魂之說。文長。故不贅於此。今唯言本身分身之理。夫神之所以能本身外更分其身者。何耶。神之威德。至盛極熾。妙用不窮。故能凝結靈氣。以造成身外之身。請又以火喻。一星之火。分之則又生一火。分之愈多。則火愈多。一可以為十。可以為百。可以為千。為萬。神之威德。能分其身。亦猶如此。且百千萬之火。撲之則一時盡滅。神之分身。為百千萬者。神苟收之。則又一時盡隱。故神之威德。非特有分身之妙。又有隱身

之奇。吾嚮所謂顯幽一分以來。諸神皆隱其身。使在顯界者。目不能窺幽界之狀者。即此可知矣。雖然。神有時乎現形於顯界。正史所載。歷歷有徵。神之有形。又可知矣。人之魂亦屬於幽界。故在顯界。則稱之為無形。及到幽界。則又為有形。故或外永樂之域。或墮永苦之獄。若果使無形乎。則何賞罰之施。何苦樂之受。神既有形。人之魂豈無形哉。或曰。無形有形之說。則既聞命矣。敢問。幽界在何地乎。曰。地球上無處不有幽界。各地產土神所鎮。皆神廳之所在也。而其總管之者。為出雲大社。故地球萬國之神。皆以時會議

於此云。然是特幽界之一小廷耳。若夫幽界之大廷。則有二。第一大廷為高天原。天原則統轄大虛內無數地球之幽界。不止我一地球之幽界而已也。第二大廷為根底國。素尊與枳尊俱居於此。掌其政。施刑於無數地球之罪魂。罪固有差等。刑亦有差等。其處置之。一遵天原之勅。故底國亦屬於天原之統轄。所謂天祖主宰天地者。以此也。抑幽界者。人之所不能見。不能知。非能讀神典者。則不能無疑焉。然常人之疑。猶可誨諭。至於其稍有識見者。徒恃肉眼所見。喋喋辨論。駁幽界之說。以惑世人。殊不知肉眼所見。唯

局於其所及。而不能及其所不及。大虛之大。固有不可窮之理。而非人身小智之所能窮也。其識見之陋。猶點火於一室。唯睹室中明處。而不睹室外闇處。而曰室外曾無有一物。又安知室外更有山立川流。華開實熟。鳥獸舞而蟲魚跳之妙乎。

### 第二章 論靈魂不滅

以幽為宅。宅以顯為寓者。魂也。魂出幽而來於顯。則身生。魂去顯而歸於幽。則身死。幽顯分域。而一魂居之。生死殊途。而一魂涉之。身唯賴魂。魂不賴身。身雖生。死而魂則永遠不滅。故教法有靈魂不滅之說。請舉

其證焉。身本於魂。魂本於神。神實授魂。魂實肖神。神有始而無終。魂亦有始而無終。神不待形而存。魂亦何隨身而亡。然則魂之不滅可知矣。一證也。神政無私。福善而禍惡。然世間徃徃有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神之聰明正直。何錯權度。顧其大小輕重。固有所筭較。將待其人死後以定其功罪耳。若魂與身俱歸於烏有。則生前有善惡。而死後無賞罰。天道之公。必不如此。然則魂之不滅可知矣。二證也。人身隨時變易。或肥或瘠。或盛或衰。攝養必賴飲食。疾病必待藥石。形軀六尺。莫不由調補之力。故及老則血液耗而

皮肉乾。骨骼枯。而容貌悴。魂則不然。何假他物以調補之。試看才德智識。與齡俱長。隨鍊隨精。老大益靈。格物致知。妙衆理而宰萬事。彼肥瘠盛衰。遂無為魂之消長。然則魂之不滅可知矣。三證也。凡人一念及死。心即凜懼。是非懼死時之苦也。懼死後有罪惡之報也。宇內萬國。不擇何地。不問何人。不拘男女。不論智愚。無不皆疑死後之事為如何。而抱凜懼之心者。天之生人。同具此心。豈非天意至仁。賦與此心。以為這後禍享後福之地乎。然則魂之不滅可知矣。四證也。又嘗誓之於古。如和氣管原諸公亦人也。非神也。



死後列於神祇。百世享人之祭祀。今人猶古人。豈有古人獨為神而今人皆不得為神之理。苟能盡己之本分。以貽功德於天下。亦可以為神享祭。不獨和管諸公為然也。蓋幽冥之中。無聲無臭。無形之可見。而今招祭諸公。則其在天之靈。實有所感格。徃徃憑語於人。以昭示其靈。然則魂之不滅可知矣。五證也。以此五證觀之。則靈魂不滅之說。斷然可信。而世或有不信者。何其謬也。嗟夫。魂之在顯。固不得不歸於幽。今魂歸於幽。而永遠不滅。則及其見神。欲不受善惡之報得乎。

第三章 論善惡報應

善則福。惡則禍。有斯行。有斯應。天之報人。豈偶然也哉。善人得福。惡人得禍。天之道也。理之常也。未有善人而得禍。惡人而得福者也。夫人行善作惡。雖有大小輕重之不同。凡發於心。行於躬者。悉皆莫不為禍福苦樂之因。出爾反爾。其理不差。天道至公。非可詘也。天下之人。其所共懼而同避者禍也。其所共願而同望者福也。晝夜以思。避禍而望福。唯福不自來。是以求之。求之不得其道。反致禍之方至者。比々有之。抑禍福之來。人實招之。春耕夏耘。不違其時。則秋收

冬藏。必有豐饒之樂。少壯不努力以盡人事。則老大必無安逸之福。是故滯富貴而逐名利者。培禍根也。處貧賤而勵德行者。墾福田也。得福得禍。雖曰天之報人。非人之自播其種而何。或曰。福善禍惡。理則然矣。而古人既有疑天道是非者。顏淵盜跖。今姑置之。我大塔皇子躬仗大節。盡力皇室。而天不眷佑焉。上宮太子信奉異教。如彼其滯。而神不敢怒焉。管公之賢。沒世吞恨於竄謫。捕氏之忠。闔族殞命於鋒鏑。而彼北條足利二氏之悖逆無道。猶能傳霸業於九世。若十三世之久。然則賢人君子未必得福。大奸巨猾

原下脫 明顯幽 之理則 知禍福 之應不 爽詳賞 罰之原 十八字

未必得禍。天道是非。今猶不能無疑。請幸教之。曰。禍福之應。在生前則猶未定。善惡之報。實至於身後而定。苟欲知之。則不可不明顯幽之理。詳賞罰之原。則知善惡之報可必。天子之權在賞罰。天祖以是傳之。天孫。天孫以是傳之後皇。然天子之賞罰。唯行於昭昭。而不行於冥冥。至如人之陰心陰行。猶隱於冥冥。而未形於昭昭者。則天子之賞罰。固有所不及。故天子之賞罰。足以制人之外行。而不足以正人之中情。天祖慮之。神明之政。於是乎興矣。日本紀纂疏曰。人為惡於顯明之地。則帝王誅之。為惡於幽冥之中。則

鬼神罰之。為善獲福亦同之。夫握生殺予奪之權。而定禍福苦樂之分者。神明之紀律也。然而其審判則在身後。而不在于生前。大已貴之奉幽職。固非有賞罰靈魂之權也。特掌生前之善惡禍福耳。以生前言之。則報之遲速。固已不一。又有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是豈已貴之處置失其當也哉。已貴之處置。或有故予奪禍福以試其人者。或有以善中有罪惡。中有功。故姑易其禍福者。凡如此者。不一而足。以待其蓋棺之日。故曰。禍福之應。在生前則猶未定。夫生前禍福固未定。而入皆不知其所以然。故其疑天道是非。

亦不為無故。雖然。天祖與天神俱居天原。其賞罰靈魂也。公平嚴正。一舉生前之行。以判之於身後。賜小善以二小福。賜大善以二大福。施小惡以二小禍。施大惡以二大禍。又其速生前之報者。則輕身後之禍福。遲生前之報者。則重身後之禍福。善惡禍福。大小輕重。一一計較。各得其當。以天原底國為苦樂之境。而永禍永福自此判矣。故曰。善惡之報。實至於身後而定。人能達此義。是之謂明顯幽之理。詳賞罰之原。且就苦樂一邊而又論之。苦樂實有真假。善而終於不幸者。自人情視之則苦也。自天理視之。未足以為苦。惡而終

於幸者。自人情視之則樂也。自天理視之未足以為樂。何者。顯世固有苦樂。幽世亦有苦樂。顯世苦樂。暫而不久。幽世苦樂。久而不暫。暫而不久。故謂之假。久而不暫。故謂之真。試思苦非久苦。不足以為真苦。樂非久樂。不足以為真樂。人生百年。孰無苦樂。而非吾所謂真苦樂也。乃假耳。假樂已多。則真苦亦深。生前有限之樂。忽為身後無窮之苦。彼假苦之苦。果非真苦。而真樂之樂。即見其樂。賢人君子。縱使取假苦於顯世。遂能享真樂於幽世。大奸巨猾。縱使恣假樂於顯世。遂不能脫真苦於幽世。夫所謂真苦真樂者何

耶。即永禍永福是也。永禍永福。定於身後。善惡之報。竟非偶然。由是觀之。天道是非。又何足疑焉。天道至公。神律至嚴。常理一定。萬古不變。其於賞罰。如大秤稱物。不差毫黍。福善禍惡。各隨其類。人其慎其所招哉。

第四章 論罪穢

濁者清之反也。凶者吉之反也。凶則不祥。是之謂穢。不祥之機。凶而不吉。發以中人則有毒。不潔之流。濁而不清。被之於物則為惡。既毒且惡。是之謂罪。天下有三大罪。曰慢神。曰敗倫。人有此二罪。則勿論天罪

祥下脫濁  
不潔挾  
不祥十一

七事地罪十六事。眾罪眾穢。無所不至。逆天也。違命也。反道也。悖理也。犯法也。破律也。忽祭祀也。奉異教也。崇淫祠也。信巫覡也。興謠詠也。捏虛假也。曲尋而直尺也。冒功而責報也。矯情而祈福也。此數者人之穢心也。慢神者皆有之矣。賊君也。害親也。亂國也。敗家也。暴仁也。棄義也。行盜竊也。事姦淫也。貪貨財也。好鬪爭也。構讒謗也。競奢侈也。沮善而誘惡也。藉公而營私也。借事而闕科也。此數者人之穢行也。敗倫者皆有之矣。夫人稟性於天。性本善而無惡。五官之感於物也。發而為五欲。五欲之動。中正而不偏。則又

善而無惡。是為性之本分。全性之本分者。唯上智為然。上智不世出。天下皆不過中人以下。是以五欲皆偏而不中正。遂陷於惡。是罪穢之所由起也。且習如性。性相近。習相遠。習善則善。習惡則惡。中人以下。滿於天下。五欲皆偏而不中正。則善習少而惡習多。惡習經久。則愈習愈惡。終淪人骨髓。是罪穢之所由深也。神世固不同於人世。神之為德。聰明正直。公平無私。未曾有惡習。是以五欲亦皆得中正。然間或有偏者。如「素尊」是也。「素尊」五欲偏而不中正。故勇悍安忍。不奉慈訓。每發啼哭。輒人死山枯。遂負譴於「諾尊」而

不得為下土之主。其請命於天也。天祖待以其道。而素尊驕暴。七罪無狀。又招怒於天祖。不孝不悌。遂為竄謫之身。雖然。一旦悔悟。立功補過。晚節巍然。亦可尚也。至於天釋彥。亦其五欲偏而不中正。自作罪備。以亡其身。初釋彥之征下土也。天祖賜弓矢以遺之。而釋彥狹私。娶國神女。不復命者有年矣。天祖遣雉伺之。釋彥乃射殺之。其矢達於天上。高尊怪之。取以投之。釋彥不忠不義。天之所不容。一矢墜地。洞其胸以死。此二神者。實慢神敗倫。是為罪穢之始。罪穢之始。尤不可不懲。故神之垂誠。如此其嚴。而天祖猶恐

慢神敗倫之徒相繼以起也。故設祭政一致之典。以存道之大體。寶鏡之訓。昭示父子之親。寶祚之勅。確定君臣之義。舉忠孝大節。施之祭祀。以立其教。爾來祭典。天皇親焉。皇女侍焉。明神之裔與焉。其敬神明倫至矣。盡矣。中古而還。儒佛二教。先後西來。其法固雖非無裨於我。而異說開端。古風一變。是以民惑方嚮。惡習始生。儒則其弊小。佛則其害大。信儒者少。信佛者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佞媚於佛。創寺度僧。佛遂遍於海內。於是乎大逆無道如蘇我馬子者有之。覲觀神器如弓削道鏡者又有之。妖風所扇。欲熾

漸揚。是以民或仿之。惡習益長。降至保平。皇綱解紐。干戈不已。源義朝弑父。平清盛戕叔父。其他父子兄弟。骨肉相食。不復顧是非。倫理之變至是。父子之親。幾乎滅矣。平顛源蹶。施及北條氏。蔑視皇室。遷三聖於絕島。繼以足利氏。尊氏反逆。大亂皇室。義滿驕僭。殆迫至尊。不特其父子兄弟世相篡奪。其族其臣亦相篡奪。不復問本末。名分之壞至是。君臣之義幾於絕矣。父子之親幾乎滅矣。君臣之義幾乎絕矣。是以民皆化之。靡然成俗。惡習益播。自是其後。織田豐臣二氏芟削四方。禍亂漸平。民就安息。及德川氏持大

柄。陽尊皇室而陰抑之。是以祭政一致之典。不復興焉。其祭神祀先。亦唯不過執例格。遂舉天下民口之籍。以付之於佛。佛之權殆過於政。加旃佛根生枝。諸宗分派。有佛而挾神者。有神而混佛者。金石刻佛。土木造鬼。蛇身牛首。紛紛接廟。方伎巫術。又雜出於其間。道之多端。歧中生歧。是以民百其心。風俗頽壞。惡習經久。愈習愈惡。慢神敗倫。罪穢成山。嗟乎。以皇統一系萬古不易之國。且猶如此。而况於易姓革命興亡不一之國乎。故宇內萬國之於罪穢。必百倍於我。且萬國則多信耶蕪。耶蕪之教。雖曰勸懲。而不尊君

父。別尊天君天父。比諸儒之禪讓放伐。佛之出家脫俗。更爲大繆。儒佛猶以君父爲君父。故祭之。耶蕪則唯祭天君天父。而不祭君父。是乃以君父不爲君父也。夫既以君父不爲君父。則忠孝大節既失矣。忠孝大節既失矣。則萬國之罪穢。固不待言。萬國之人亦入也。何不弘布皇道於萬國。以匡救其罪穢乎。今也天運循環。皇政維新。天子聖明。卓然獨斷。剔抉惡習。滌蕩舊染。既憫我民。又將欲及萬國。是以即位之初。首復祭政一致之典。立治教不二之制。乃命布教之職。分巡天下。以演皇道之旨。揭二大綱以示之。曰敬

神。曰明倫。皇道之旨。以三綱領言之。則二以條件言之。則三。二綱三條。其意相同。故今舉二綱。以出於神教要旨。人能奉之。孰有慢神敗倫以負罪穢者。抑至清而不濁。抱至潔之心者。神之所愛也。至凶而不吉。挾不祥之行者。神之所憎也。神明至靈。無物而不通。無微而不析。自幽窺顯。自闇見明。萬象森羅。悉在神前。人雖不能見神。而神能見人。譬猶在玻璃牕外窺見室內之狀。妍醜美惡。不可得而掩焉。則人之肺肝。固可以手捉而足踐。生之死之。亦唯神之所欲。而人猶欲慢神敗倫以負罪穢歟。

第五章 論死候



民之生齒蕃殖不息。如江河之水渾渾汨汨日湧月溢流而不竭。然今取一人以論之。何斯生之須臾。死如燭之照夜。分分而消。寸寸而化。誰復繼之膏油。漸見燭跋。終至燼滅。非如夫江河之流而不竭也。人之在世。生自何而來。精靈稟之於天。死自何而去。形骸必歸於地。自生之死。人涉其路。踽踽焉獨自進步。孰知其程之遠近。脚前咫尺。冰淵不測。况有風波處。即一大苦海。雖曰舟楫之利濟。人於世路。亦或有覆溺之患。漂蕩浮沉。纔到彼岸。則死耳。夫死者生之未盡。人之終局也。人固有生。生者豈無死。世無長生之藥。

大道元義

神宮教院

道家之服食。將何所補。自生民以來。未有不死之人也。但上古人富於壽。世降壽下。人就短折。天孫之納華姬也。其姊馨姬慙恨曰。天孫不斥妾而御者。吾兒得壽。有如磐石。今既不然。唯妹獨幸。其兒必如華之落。人壽之下。蓋昉於此。夫公道世間。唯有白髮。絲絲斑斑。隨時返白。貴人之頭。亦不曾饒。世以為老候。公道至嚴。嚴之又嚴。老候竟不如死候也。古往今來。代謝有數。唯死不擇人。貧富賢愚。同歸於一死。而死候之至。不期其至之日。則人之行路。其亦危哉。世載人以遷。人逐日以逝。日積成月。月積成年。人生百年之

夢孰不欲涉此長夜。又孰不欲此夜此夢不曉不醒。以保千年之壽。而人住世一日。日沒西天。則年與月與人皆減一日。日減一日。則人近墓一步。且人生而冀長。長而冀壯。皆冀死也。既壯之後隨老。既老之後隨死。光陰如箭。日月如梭。歲不與我延。身日長而命日消。昨日既為今日。今日必為昨日。去年既為今年。今年必為去年。譬如翻車送水。先後比次。次箭裁揚。則前箭已傾。往者不可追。又安保吾生之見來者耶。凡人自少而湖之。屈指於壽域之高。猶天之不可階而躋。及老回頭望來路之橋梁。則樂國苦境。無復可

蹤也。世路茫茫。去而不返。人生光景。如鳥之斯飛。其飛也有路。而誰能認其路。如花之方落。其落也有影。而誰能捉其影。古人所謂浮生如夢者。亦不為虛語矣。且夫天地雖無旦暮。人間必有黃昏。入於少壯之時。悠悠度日。不覺其速。及老之將至。死候迫我。光陰迫我。故後半世之日。恒覺速於前半世之日。愈老愈覺。愈覺愈速。惻然悚然。心驚膽破。而不遑自悲。一旦死候突然而至。則良田美宅。捐之如弊屣。愛妻寵子。棄之如路人。割親絕情。難乎難矣。而遂不能免一死。且方死之時。來世禍福。其分已定。而我猶未知其苦。

樂如何。單靈孤魂。惴惴焉。遂赴冥路。土窟容身。苔石埋骨。而生前善惡之行。雖回想之。遂無及矣。何不<sub>下</sub>及其未<sub>下</sub>死。孳孳然行善去惡。以為見神之備乎。嗟夫。人之所惡。未<sub>下</sub>有甚於死者也。故人皆忌死以避之。吾問世人。忌死以避之。不知其果無死邪。又問。死若不可避。遂負罪穢以死。不知其果可見神邪。

第六章 論悔悟

人豈有<sub>下</sub>不知死之不可避者哉。唯其惡死之甚。曾不用心於死。遂至牽於五欲。負罪見神。以取身後之永苦。悲夫。死之一字。實為療欲之聖劑。人宜常常念死。

以死自警焉。死猶湧泉也。朝汲之夕汲之。滴滴漑漑。隨汲隨汰。則五欲之炎炎。亦可以消其焰矣。苟任焰之上衝。則忠孝之性。仁義之德。亦皆為其所燬。終無所存也。今一死之泉。源源而來。沁骨淪髓。浸心城而溢情地。則耳遇之而聲惻惻。目遇之而色慘慘。口噤而舌感。鼻未嗅而先避。鼻未觸而先生粟。凡四肢百骸之在於我者。無一不戰競沮喪。夫如是。則五欲消而一心警。然後始知死之不可不備。罪之不可不卸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悔悟而已矣。素尊之暴也。昏迷不回。遂自招不孝不悌之罪。及見天祖隱窟。

之變。誠心一發。悔悟切至。斬蛇救人。以除下土之害。獲劍獻寶。以增天上之榮。化生杉檜諸木。以興天下萬世之利。遂得神宥為底國之主。夫以素尊之暴。猶由悔悟以成大功。人亦烏可不悔悟邪。悔悟也者。入道之門也。人之入道。莫先乎此。吾觀世人。時或發悔悟之心。而未可以入道。何則。其發悔悟也。生前之利害得喪為之因也。生前之利害得喪為之因者。設使其言行頓革。前面痛自檢束。以就規矩。亦察其心。則或惧刑法。或圖名利。要皆不過虛飾。是以外行雖則變軌轍。而中情未必轉輪轂。曰悔曰悟。適足以增其

罪過耳。吾所謂悔悟者。則不然。其發也。必以身後之禍福苦樂為之因。出於實情。而不出於虛飾。一心以為我前日所為。唯是慢神敗倫。而失人之所以為人。今日始知其犯大罪。無所遁逃。願自今以往。誓奉皇道。不惑異端。去惡就善。立功補過。以報答皇恩。歸仰神德者。是之謂悔悟。故曰。悔悟也者。入道之門也。人之入道。莫先乎此。夫人既發悔悟之心。則可以入道。但患其悔悟之心難守而易失。其出於虛飾者。固已隨物轉移。雖其出於實情者。亦不為不變。前日纔發悔悟。而今日既失之。是人之通患也。人苟知其心為

欲所牽將失悔悟。則宜急沃死泉以消其熾。然死泉之說。唯記之於心。心若焦熱。死泉或將不湧。故宜以眼佐心。以眼佐心之方。宜懸天雅彥伏天誅圖於齋壁。坐臥觀之以自警。今飛箭洞胸之狀。歷歷入眼。感徹記性。則死泉復湧。渾渾流出。必能消欲熾。以復悔悟之心。是所謂以眼佐心者也。以眼佐心。豈非療欲之副方乎。雖然。悔悟之心。或失或復者。本不足稱。故悔悟之心一發。則唯當堅忍之。固執之。而終身不變。外檢其身。內勤其心。吐臭哺而著鮮衣冠。毀舊屋而立新世界。排雲霧而覩青天白日。是悔悟之實也。既

有悔悟之實。則可以入道。苟欲入道。請先誦讀神典。

第七章 論誦讀神典

神典紀神之丕蹟則史也。述道之本原則經也。經以載道。史以傳神。神因史以垂其蹟。道因經以表其原。夫道出於天神實為道之始。然則神之蹟即道之原也。孰謂神典史而非經耶。經而該史。故謂之神典。神典四部。其一曰日本書紀。歷世崇重。冠之正史。其二曰古事記。先日本書紀而成。當時置之別史。其三曰祝詞。載在延喜式。其傳蓋亦速矣。其四曰古語拾遺。係於齋部廣成錄。上先世遺事者。在古書中。文獻足

徵者。特推此四典。此四典者。是誠皇家之舊章。而天道之真傳也。太古無文之時。口誦相承。各傳神蹟。上下翰誠。共奉天道。世降風移。天道漸遠。神蹟亦將不得其傳。神蹟而不傳。萬古如長夜。孰得奉天道。以享幸福邪。神典一出。啓示天光。濟斯民於暗途之中。是故奉道者。不可不誦讀神典。吾請言神典之起原。應神之世。儒教西來。始有書契。履仲創置史於諸國。以記事。至於推古。上官太子撰天皇記及國記。臣連伴造公民等記。而燬於蕪我蝦夷之火。幸而フネノヒト エサカ船史惠尺取其未燬者。以獻之於天智。天武嘗詔カハシマラシカ川島忍壁二

皇子等十二人。記帝紀及上古諸事。中臣大島オホシマ平群ヘイグリン子道ミチノ執筆而錄之。盛典未舉。天皇晏駕。持統踐祚。紹述先皇遺志。嘗命百官會於神祇官。奉宣天神地祇之事。又勅オホホ大三輪オホトリ雀部ササケ等十八氏。上進其祖先纂記。而撰史之功。又未成。初天武勅ヒツ稗田ヒヤタ阿禮アノリ誦習皇系及前代舊辭。元明臨朝。恐其遂失傳。命太安萬侶撰錄阿禮所誦勅語舊辭。安萬侶奉旨。以和銅五年正月。奏上三卷。今所傳古事記是也。後唯稱記者。皆指古事記。其序有云。因訓述者。詞不逮心。以音連者。事趣更長。其意蓋在不失天武之本旨。然其所撰錄。唯止於阿禮之

口誦。且其為體。亦未擬漢史。乃置之別史。特以其為  
 勅語舊辭。故迄今崇重之。古事記既成。而川島忍壁  
 等所撰之史。未畢其功。七年二月更命紀清キヨヒト以三宅  
 藤麻呂フジマロ撰定國史。自天武下詔以來凡三十四年。至  
 是而成。扶桑略記所謂和銅七年所奏上日本記是  
 也。此記亦不繫之正史。再有撰史之舉。舍人親王奉  
 勅編纂。以養老四年五月竣功。奏上紀三十卷系圖  
 一卷。據弘仁私記序。安麻呂等亦與焉。今所傳日本  
 書紀是也。今本系圖一卷缺。日本書紀一曰日本  
 紀。書名之辨。不贅於此。後唯稱紀者。皆指  
 此。夫和銅既有日本記。而養老又有日本紀。其故何

也。儒教之來既久。天智天武之際。爭勉文學。其記事  
 也。必擬漢史。蓋取其委曲而有文章也。釋日本紀曰。  
 養老撰日本紀之時。古語假名之書數十家。而以勅  
 語為先。所謂勅語者何。天武以漢字配和訓是已。乃  
 知天武撰史之本旨。實在體擬漢史訓傳古語也。而  
 古事記既不得史體。和銅之記亦猶交用假字宜命  
 文。私記所謂假名日本記者。而不可謂委曲有文章。  
 是其所以有養老之紀也。養老之紀實擬漢史。不復  
 用假字。於是立以為正史。後不復改修。釋日本紀曰。  
 為嫌假名。更撰此書。其意可見也。但日本記與日本

紀其名固相似。而其編纂之時亦相近。是以人或混而一之。然和銅之記稱記。養老之紀稱紀。其別已瞭然。而私記以和銅之記為古本。以養老之紀為後本。則其有前後兩書亦明矣。今唯後紀存而前記亡。雖不能詳其所載異同如何。而後紀實以前記為之根據。而前記亦實以天皇記國記等殘篇為之根據也。夫日本紀根據既正。採錄又博。體擬漢史。訓傳古語。實能得天武撰史之本旨。其冠之正史。不亦宜乎。日本紀既成。明年勅始開講筵。爾來歷世使博士講讀以為例。每講竟必設竟宴。賜物有差。令親王大臣以

下各獻和歌。命學士為之序。其崇重日本紀。可謂至矣。若夫祝詞則告神之詞也。天祖隱窟之時。天兒屋奏祝詞。是為祝詞之權輿。方天孫之離天磐座也。高尊天祖取天上儀。口詔以詔之。爾來相承。祭神必用祝詞。今就祝詞而考之。其所謂神魯岐神魯美者。指高尊天祖而言之也。又其所謂天祝詞。太祝詞者。指高尊天祖之詔勅而言之也。祝詞之原。出自天上。而傳於下土者。即此可見矣。降至人世。中臣氏以見屋之裔。世世掌祭祀。宣祝詞。故祝詞永傳於其家。及醍醐之朝。乃取中臣氏及其他二三。以載之於延喜式。



今所傳祝詞是也。夫祝詞者詞也。非史也。而神之丕蹟。往往存於其中。則祝詞亦一古史也。彼紀記二典。所傳固非不正。然事理相照。或有不能無障礙者。至於祝詞。則事理相符。一歸於道。確實真正。殆出於紀記二典之右。在今世其可以溯天道之原者。其唯祝詞乎。大嘗之祭。中臣氏宣天神壽詞。使語部奉奏古語。又出雲國造奏神賀詞等。亦皆為上世以降之重典。至於大祓詞。則每歲夏冬之季。為天下臣民行大祓之儀。其他大小神事。亦皆用之。又可以見祝詞之重也。紀記二典及祝詞。其重業已如此。而其別採摭

上世遺事。貽信於後世者。今所傳古語拾遺是也。拾遺後唯稱拾遺。唯齋部氏之先。出於天太玉。太玉在神世。與中臣氏祖天兒屋同奉事天祖天孫。掌祭祀以贊成天業。功績名望。固亞於中臣氏。神武之朝。天富以太玉之裔。與兒屋之裔。天種子同掌祭祀。其後中臣氏獨榮。而齋部氏則漸衰。家失舊職。持統之世。徵十八氏纂記。而不算齋部氏。撰紀之時。博採諸家舊牒。而又不及齋部氏。至於廣成。深慨家世之不振。幸得召問。因錄舊牒以奏上。其所陳十一條。雖係於先世遺事。亦足以補皇典之闕漏矣。紀記二典與祝詞拾遺。

供謂之神典。神典固非出於神之手。待人而後成。其成也。人非一人。代非一代。則其所載互有異同。既有異同。則不得無所取捨。今舉其大者以論之。天地之成。實由造化三神之力。有三神而後有天地。天地固不先神而成。故今取記而不取紀。天祖及日月素二尊。有父有母。陰陽二神實生之。非陰神去而陽神獨化生之。故今取紀而不取記。諾姆二尊黃泉之談。本難徵信。故今取祝詞而不取紀記。天祖之隱天窟。禮典由是以興者實多。而拾遺所載獨詳。故今取拾遺而不取紀記。此四者關係於道不少。故不得不取捨。

焉。雖然。神典固不可不崇重。故不許妄作取捨。以合人親王之才。在中古之世。網羅天下萬姓之家牒舊說。而猶慎重之。悉錄異同。不有所取舍。況乎庸常之人。生於百世後。不能見家牒舊說之時。乃以臆斷妄作取捨。是誠不知神典之可崇重者也。其為罪也大矣。奉道者決勿妄作取捨。若有不得已。則宜質之於識者。又宜折衷之於祝詞也。取捨之說。業已辨之。請又述誦讀之秘訣。分四典以言之。則讀紀者須者其該博。詳明而能得史體。讀記者須者其質朴無華而能存古言。讀祝詞者須者天上之文既有成章之美。讀

拾遺者。須看神裔之家。猶有相傳之說。又揭一端以言之。則觀產靈之義。可以知神之賦。與靈魂。觀豐姬從天孫而降。可以知靈魂之永遠不滅。觀天原與底國之事。可以知靈魂之歸宿。實有二所。又舉通義以言之。則宜沈潛反覆。以玩味其意。宜取其切於己者。以憤排志氣。宜以書為己龜鑑。以求合於其理。宜視以為眼前之事。而勿為上古之談。宜尊信敬重。眷眷服膺。奉其旨守其道。而終身勿變。夫分四典以言之。則為其得要領也。揭一端以言之。則為其究本原也。舉通義以言之。則為其知標準也。此三者。皆為誦讀

之秘訣。奉道者。唯當遵此秘訣。以誦讀神典。不然。烏足以為奉道者哉。抑神典者。經而史。史而經。誠為最上至極。宇內無比之寶書。人能誦讀之。不特通皇家之舊章。亦可以明天道之真傳矣。

第八章 論立信盡誠

既誦讀神典。則其次當立信盡誠。請先言立信。而後及盡誠。夫人之發悔悟也。未必不由信。唯其信之所由生者。或由讀教書之一端。或由聞宣教者之片言。是皆一知半解。未窺道之全豹者也。烏足以為信哉。吾所謂信者。未見而如既見之。未得而如既得之之

謂也。無形之神。我未嘗見之。來世之福。我未嘗得之。故其不能無疑於此也。固宜。今乃深信而無疑。思如既見之既得之者。實由其知道之有徵而可信也。道之有徵而可信。吾於中卷既詳之。故不復贅論。況乎道之廣大善美。徵據綦多。若能誦讀神典。深造之自得之。固可以深信而無疑矣。今又進一步而痛論之。人能信神德之誠。可歸仰。皇恩之誠。可報答。又能信身後不滅之魂。必受生前善惡之報。一言一動。唯道是依。心悅意懌。手舞足蹈。忻忻踴躍。不能自己。未見之神。未得之福。了然在心目之間。如披地圖以知其

國在某所。獲楮幣以知其可換金貨。是所謂未見而如既見之。未得而如既得之者也。盲人之行路也。脚前溝壑。固不能知。顛墜僵踣。危不可言。而盲人以為無畏者何耶。以其一心信相而不疑也。自神之聰明。視人之昏愚。則人亦盲耳。人亦盲。故道為之相。而人信道可乎哉。今奉道者。一信以應萬事。果能如磁針之指北。江山雖移。針頭未嘗變其方。則信始可立也。雖然。立信者宜盡誠。真實無妄。而陰陽不易。外內一致。謂之誠。誠之反為偽。偽必不誠。口與心違。言與行反。陽善而陰惡。外君子而內小人。是偽而不誠者。

也。偽而不誠者。雖可以欺人。而神則不可誣也。且夫誠者。天之道也。神之心也。人之性也。夫人誰有不誠者。唯其情欲習慣之不美。是以白中一黑。變清為濁。化誠為偽。外欺其人。內欺其心。卒至背於天道而盡於神心。是故奉道者。不可不盡誠。盡誠之方。以明善為綱。以擇善為目。擇善之目。固非一端。約而言之。則其聞於古。見於今者。皆探其本。極其源。自近及遠。自淺入深。去邪就正。賤利貴義。其取諸人也精。其求諸已也切。事事而審之。物物而察之。聚眾理以拔其弊。擇眾善以居其純。以求其心口如一。言行不二。合於

天道而適於神心。是為盡誠之方。今奉道者。一誠以貫萬事。果能如水之在地中。從其所鑿。未嘗不湧。則誠始可盡也。蓋有信而無誠。則信非其信。有誠而無信。則誠非其誠。信誠相須。猶衣服有表裏也。信見於外。誠隱於內。見於外者表也。隱於內者裏也。表裏一體。合縫不離。是之謂立信盡誠。百濟之始。獻佛像也。物部尾輿中臣鎌子以為拜蕃神必致國神之怒。遂奏請焚蕪我氏所建伽藍。投佛像于難波堀江。百濟之再獻佛像也。蕪我氏又祭之。物部守屋中臣勝海奏請焚佛寺。僧尼還俗。金石像不輒灰滅者。又投之

于難波江中。及用明寢疾。將禱於佛。守屋勝海又同諫曰。何舍國神而敬蕃神。其後奸黨佞佛者。遂攻殺守屋勝海。吁。尾興鑊子敬神崇道。邈焉寡儔。至於守屋勝海。則為神為國。殞其身而尔悔。可謂能立信盡誠者矣。夫信誠者德之本也。衆善之所由出也。故全人之本分。蒙神之恩佑。實由立信盡誠。立信盡誠。豈非守三條教憲之基乎。

第九章 論守三條教憲

我道廣大。人皆病不能辨其津涯。是以朝廷特立三條教憲。以示其要領。既如上卷所論。爰申言其守之

之方。第一條曰。宜體敬神愛國之旨。何謂敬神。曰。神有正神。有邪神。凡國神列於祀典者。皆謂之正神。凡蕃神不列於祀典者。皆謂之邪神。凡正神皆宜敬之。而其可最敬者。天神也。天祖也。豐姬也。月尊也。素尊也。大己貴也。產土神也。凡邪神皆無威靈。固不足敬。若或敬之。則必獲罪於正神。平城之朝。勅禁淫祠巫覡。奉道者宜奉此為法。決勿敬邪神。敬者何。主一無適之謂也。外貌雖恭。心非主一無適。則不足以為敬。我唯主一神。而尊奉之。畏信之。依賴之。歸榮之。一心至誠。不敢他適。是之謂敬神。人本於神。神實生人。人

之於神。其源雖遠。而一脈分派。均汲其流。以生以育。各得其所。人固不可不知其本也。且神之為德。以好生育物為心。自衣食之源。療疾厭災之方。以至宮室橋梁。舟車棺槨之用。無一不出於好生育物之心者。人固不可不懷其恩也。既知其本。又懷其恩。則豈有不敬神之理哉。今有人焉。自以其形軀為由。自造。傲然自高。奮自智。誇自能。恃己驕人之極。遂至慢神於無形。殊不知我百體是神之所賜於我。而百體失用。則我之負於神也。我五官是神之所賜於我。而五官失職。則我之負於神也。我靈魂是神之所賜於我。而

靈魂失道。則我之負於神也。誠如是也。不敬之罪。其將安道。既有不敬之罪。神之罰。又將安道。是故奉道者。則自卑自謙。自愚自暗。唯神是仰。主一無適。以報謝恩德。夫如是。則可以事神矣。夫敬神之義者。皇教之大本也。神武崇神二皇以來。列聖之敬神。固弗待言。中臣齋部物部三氏。亦世敬神。敬神事蹟及事神典禮。並詳於第十三章。故今唯論敬神之義於此云。何謂愛國。曰。盡心力以愛護我國土。切於慈母保赤子是也。夫我國上者。天祖之所以降天孫為之君。以撫恤斯民者也。而民之蠢爾。依斯國。託斯生。自祖而

父而子而孫。世世相承。食斯國之粟。浴斯國之恩。事斯國之君。寧可不知其所由耶。且地球上。有國則有民。散處分類。聚處成群。雖野蠻猶能知各愛其國土。况如我國土。則地球之宗國。萬方之鼻祖。苟託生於鼻祖宗國。而恬然自居。曾無愛國之心。則人之所以為人者。其安在哉。人之生也。均是父母之所鞠養。其性情形體。固已相同。則孰有不愛其身者。愛身者必愛其家。推愛家之心。以及國土。則愛無所不至。乘舟者必擇帆檣之良。駕車者必擇輪轂之堅。舟車取用於一時。其託生也不久。而猶恐其有覆溺之患。至於

國土。則其託生也久。世世不變。國土之富強安寧。則不止我生之幸。又為子孫之福。而我視之。不如一時之舟車。是豈託生之道也哉。凡物有遠近大小。而近小必在遠大之中。遠大者安。則近小者亦安。我身家既在國土之中。如之何其愛重身家於近小而疏外國土於遠大也。但人有貴賤之分。是以愛國之道不同。天子則有天子之愛國。百官則有百官之愛國。商之於交易。工之於伎藝。農之於耕耨。各隨其分。以盡力於其業。亦為愛國之道。愛國之道。雖有貴賤之不同。要在維持國土而富強之。安寧之。使宇內萬國賓



服於我耳。然國土之大。以一人之力。安能富強之。安寧之。要又在合衆力以維持之耳。譬如大石。其重千斤。非一索所能挽。更加數索。則可以挽之。是合衆力之効也。小早川隆景疾病。召諸子使一人折一箭。既折之。更取數箭使折之。不能折。乃諭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折。同心戮力。可以保國。今一人之力。雖微哉。合闔國三千餘萬人而一之。同心戮力。以圖富強安寧。則其維持國土。何難之有。持統之詔。有尊朝愛國之語。藤原基經之表。有愛國忠謀之言。可見愛國之說。自古既重之也。方今之世。內承武門柄政之宿弊。外

開宇內萬國之新交。當是之時。天皇勵精圖治。百官奔走率職。雖商工農。亦烏可不盡力以愛國耶。蓋愛國之理。出於敬神。敬神之用。行於愛國。能敬神者。必能愛國。能愛國者。必能敬神。敬神之與愛國。其義一也。故曰。宜體敬神愛國之旨。第二條曰。宜明天理人道。何謂天理人道。曰。神之所定。謂之天理。人之所由焉而行。謂之人道。神之靈德。化成萬物。生生不息。允在兩間者。無一物不具有天理者。人固為萬物之靈。是以天理全備。非萬物比。人受命於天。以生。所謂性也。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理。是人以天理為性。

神宮教院

也。人以天理為性。故率性則有道。乃知天理者人道之所由出。而人道者天理之所寓也。是故天理即人道。人道即天理。天理人道一而不一。順天理修人道。是之謂明。天理人道。天之生人。實有品類。名之曰人倫。自其出於天。謂之天倫。自其恒久不易。謂之彝倫。自其數目有五。謂之五倫。一曰君臣。二曰父子。三曰夫婦。四曰兄弟。五曰朋友。此五者人之大倫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婦順。兄友弟恭。朋友互有信義。是乃率性之道也。是乃五倫之道也。所謂五倫之道者。非他。即人道也。即天理也。順天理修人道。實為人

之本分。故曰。宜明天理人道。第三條曰。宜使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何謂奉戴皇上。曰。皇國之教。在五倫之中。以君臣之分為最重。皇國君臣之分。實不同於外國。外國之立國也。天下則天下之天下也。故有禪讓。有放伐。有共治。有合衆。得勢則為君。失勢則為臣。君臣相易。甚於傳舍。未始有一定不變之大經。我則不然。天祖之垂統。天孫之建基。寶祚一訓。確定大義。一系神胤。繼承於萬古。赫赫天威。猶大陽懸於天。億兆臣民仰之愈高。乃知皇國天下。則天祖之天下也。是為皇國國體。故其君臣之分。不同於外國。而在五倫

大道本義 下卷 〇三三 神宮教院

之中最重之。自天孫降臨。經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年。至神武即位辛酉歲。而令之紀元起於辛酉歲。又既經一百二十二世二千五百三十六年。歷世之久。深恩至德。感洽人心。雖國步時有艱難。而天皇之尊則自若也。由是觀之。天皇之尊。猶天祖之尊也。且天皇之於天祖。一系聯綿。宛如一條金鏈。接續不絕。天祖神也。天皇人也。神人相連。人亦如神。以其與凡人異其種。故自古稱天皇曰現人神。夫天皇既為現人神。而其尊猶天祖之尊。則臣民之於天皇。宜仰之如天祖。事之如天祖。盡誠忠之心。以報答皇

恩。是之謂奉戴皇上。何謂遵守朝旨。曰。朝廷所下號令。謂之朝旨。一號一令。悉服膺之。不敢失墜。謂之遵守。夫道者天祖之道也。天祖以是傳之天孫。天孫以是傳之後皇。以至於今上天皇。道之在天下。嚴乎一定。萬世不變。然世有古今。是以制度則不得不隨時變易。是猶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也。蓋制度之所以不得不變易者。為道之不可變也。故道則無古今之別。而制度則有隨時之宜。神武之詔曰。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聖造。大哉王言。豈非萬世之寶訓乎。中古而還。制度允幾變矣。或因三韓之朝

貢以資其器用。或遣使於唐土。以資其文物。列聖之用心。廓然大公。曾不恃自國之能。假他山之石。以磨我玉。以濟斯世。安斯民。方今奎文垂象。聖明御世。內統四海。外交萬國。洞察時勢。大釐革其制度。廢封建。立郡縣。興學校。分官職。改曆法。定兵制。明刑律。正度量。等民權。殖物產。他如田賦。土木。貨幣。衣服。器械。藥品。戶籍。驛遞。火船。鐵橋。漉車。電信。種樹。點燈之類。亦皆煥然一新。捨短取長。去麤就精。以修飾治具。啓發人智。將以使國步日進。月化。濯皇威於宇內。是以朝廷所令。固有驚民耳目者。而民猶怛舊習。圖私便。每

一令出。輒囂囂誇譎。唯說其害而不稱其利。又或主張民權。不敢憚朝廷。公然開口曰。天下之主眼在人。故天下者非天皇一人之天下。天皇人也。我亦人也。三千五百萬。各有自主自由之權。我豈肯使天皇奴隸視我牛馬用我哉。噫。忘恩背義之甚。至於如此。是不特天皇之罪人。抑亦天祖天孫之罪人也。試思臣民之祖。孰有不逮事天祖天孫者。然則其子孫生育今世。臣事天皇者。亦皆天祖天孫之遺民也。其祖既奉神命於上古。而今其子孫乃忘恩背義。誹議政令者。設今天皇寬假之。不措諸刑典。天祖天孫在天

之靈。豈不殛下罰之哉。為臣民者。宜回頭革面。發崇敬之心。一號一令。悉服膺之。不敢失墜。以報答皇恩。是之謂遵守朝旨。蓋奉戴遵守。本無二致。遵守之節。出於奉戴之誠。奉戴之誠。必有遵守之節。是實臣民之大義也。故曰。宜使奉戴皇上遵守朝旨。抑教憲雖止於三條。而其實至該至博。天下萬事。皆羅括於三條。而三條又分之於體與用。體明二條則體也。奉戴遵守一條則用也。用本於體。體行於用。體則教職之所宜知。故不曰使。用則教職之所宜諭。臣民使其務之。故曰使。敢問。在臣民唯用是務。則不知體而可歟。曰。

朝廷之立三條也。本為教職而設之。然為臣民者。苟欲務其用。則體亦不可不知。知其體。務其用。而後守之之方備矣。故上卷則為教職論其所本。此章則為臣民論其所守。讀者宜參看而熟思焉。

第十章 論自省

曾氏曰。吾日三省吾身。夫孔子以參也為魯。而參也終能為大賢者何耶。蓋由一日三省之力也。自省之益。其大矣哉。內省不疚。見於論語。反身而誠。見於中庸。自反及求。見於孟子。儒之貴自省且如此。至於我道。亦何不然。諾拊二尊生兒不良。因問之天神者。以

其自省故也。素尊受譴竄謫。因悔過立功者。亦以其自省故也。大已貴經國未畢。因謀其成否於少彥名者。亦以其自省故也。神武之東征也。皇軍敗於孔舍。天皇自省。負日而戰。遂以致大勝。崇神之御世也。天下饑疫盜賊大起。天皇自省。修德祇神。遂以致豐富。是皆為自省之標準。是故奉道者。不可不盡力於自省。雖然。自省豈易乎哉。驕慢者。麤率者。浮薄者。怠棄者。皆不能自省。人苟欲自省。則當去驕慢麤率。浮薄怠棄。以就沈靜篤實。夫唯沈靜篤實。而後可以能自省矣。且自省之要。先自慎獨始。獨者何。已所獨

知而人所不知是也。凡事物之感於我心。朝夕紛綸如亂絲。千條萬縷。不辨其端緒。我心須更有間。則好惡紊其中。利害奪其外。奉道之心。為之眩惑。乍熱乍冷。翻覆不定。死如星之映水。隨風漂蕩。與波俱動。非如夫山岳屹然不動也。若見遺金於寂寞之途。遇美女於幽閑之室。則誰有不動其心者。且夫天下之事。有顯有微。慎於顯見。而忽於隱微者。人之常情也。以地言之。則冥冥之中。何其隱也。以事言之。則念念之動。何其微也。善惡之狀。雖未形於言行。而其機則伏於心曲。他人付之。未能知其機。已顧之則彰彰可見。

譬諸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方是時。一毫放過。則其或起逆浪。亦未可測也。勿謂暮夜無知者。已既知之。神又知之。已雖可欺。神安可欺。是故奉道者。宜視微如顯。聞室屋漏。尤用其意。戒慎於已所獨知。恐懼於人所不知。是之謂慎獨。夫唯慎獨。而後可以能自省矣。凡自省者。必當靜坐獨處。如身在神前。而受神之嚴判。起敬抽誠。以證我心之邪正。勤我行之善惡。雖微罪小過。亦必自責自戒。不敢自赦宥。切求其步趨必循規矩。踐履必合準繩。自省之功。於是乎在矣。自省之目。則有四焉。我果能不失悔悟歟。我既發悔悟

而又失之。則其罪甚於未嘗悔悟者。其何以入道。此其宜自省者一也。我果能誦讀神典歟。神典而不誦讀。其何以通奮章而明真傳。此其宜自省者二也。我果能立信盡誠歟。信未立誠未盡。其何以全人之本分而蒙神之恩佑。此其宜自省者三也。我果能守三條教憲歟。敬神愛國。則必當報至恩。荷至重。天理人道。則必當順之修之。皇上朝旨。則必當盡奉戴之誠。立遵守之節。蓋三條則皇教之樞軸也。人而不守三條。其何以遠底國之永禍而享天原之永福。此其宜自省者四也。至於自省之時日。則或一日之間。擇閑

暇之時。或一月之中。立一定之日。亦皆可也。若欲密其功。則一事一物。一言一動。皆宜自省之。又就一念之微。而自省之。則其功更密矣。古人有置一壺於坐側。善念動則投白豆。惡念動則投黑豆。以自省者。今宜仿其意。作日曆。以白圈黑圈記其念念之善惡。至夜分。計算其數。以載之於曆。今日如之。明日又如之。其始雖多黑少白。及其久也。必至於有白而無黑。果能如此。則心田之中。善禾殖而惡苗拔矣。是自省之極功也。蓋人自省則雖愚可以為賢。不自省則雖賢終不免為愚。自省之益實大。奉道之方。莫善乎自省。

曾氏嘗語大勇於孟施舍。其言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曾氏之所以能不懼千萬人者。豈非一日三省之力哉。然則雖愚且魯。盡力於自省者。可與語勇矣。

第十一章 論尚勇

人之處世。必有阻障艱難。世事之累。妨害其志願者。謂之阻障。世事之變。困苦其身心者。謂之艱難。世事之擾擾。何唯蠅集而蠅屯。公私之間。交游之際。名利之緒。哀樂之緣。凡所以妨害我困苦我。使我喪其素心。以致背於道者甚多。且阻障艱難之至。固不擇其



奉道與否。而奉道者為更甚。神之於人也。一視同仁。博愛不遺。欲使人人悉道。後禍享後福。故其始則以阻障艱難屢試其人。及其終不悟也。神乃棄其人。坐視其妄行。而不敢責之。任其自取身後之永苦。是其人既失愛於神也。失愛於神。故其受阻障艱難也。反歎。至於奉道者。則神之愛之特深。是以默啓默沃。切誨之。痛責之。欲使之備嘗百毒。以成就其德。奉道者之多受阻障艱難。實由於此。奉道者須自思。神若不愛我。何為責我。其所以責我者。乃其所以愛我也。神之愛我而責我。是與我藥石。苦澁我口。而治療我病。

也。是投我於爐中。以烈火鍛鍊我。而精金我也。由是觀之。奉道者宜以歷試阻障艱難為喜。以安全無事為懼。雖然。人情喜安全無事。而懼阻障艱難。阻障艱難之至。必不免有因循怠惰畏縮退避之心。此四者是人心之通病也。四病之發。實在一因。一因四病。必壞奉道之心。提其靈魂。以投之於永苦之獄。人苟憂之。則莫若去四病。去四病。則莫若除一因。何謂一因。曰。怯也。除怯在於尚勇。吾請言尚勇之義。我建國之初。其所尚在武。弧矢之利。戈矛之用。既見於神世。蓋國土之成。本於礮馭盧之鳥。鳥之成本於天瓊永。國

威之所來。其亦舊矣。方天祖經綸天業之初。其盟於  
 天安河也。結髮縛裳。躬負弓箭。男裝以示其武。又收  
 素尊所獻天叢雲劍。以為神器之一。天祖既尚武。則  
 其尚勇亦可知矣。神世以勇名者。手力雄為之首。天  
 祖入窟。力雄手排磐戶。奉天祖以出窟。勇如力雄。萬  
 古獨步。吾見力雄。以知天祖尚勇之旨矣。又其征下  
 土也。選衆舉經津主。而武甕槌慨然進曰。吾亦丈夫  
 也。獨何推經津主。天祖嘉之。乃副以遣之。二使既到  
 出雲。植劍踞鋒。傳天勅以降天已貴。遂撫順誅叛。平  
 定下土。而天祖尚勇之實益著矣。天孫之離天磐座

排八重雲而降也。天忍田大來目等帥兵從行。能整  
 神旅。至於神武之征中國。亦專以來目之兵充折衝  
 之用。又置物部。與來目相參以鎮國土。崇神之朝。置  
 將軍於四道。又出皇子。親治東國。爾後列聖。攘除寇  
 賊。開拓土宇。皆莫不本於祖宗之遺制。而天祖尚勇  
 之化大行矣。至如皇子。亦能尚勇。五瀨之臨陣殞命。  
 慷慨撫劍。以逆虜未平為憾。武尊之西征東伐。大耀  
 皇威。中道而病。感憤悲壯。寓懷於雄刀。聞二皇子之  
 風。懦夫亦有立志。不唯男兒為然。女子之有勇者。遠  
 之則鈿女之談笑。當猿彥近之則橘姬之殉難。代夫

尊。當時既不見其比。至於神功。則赫怒出師。遠征三韓。其勇武之偉。實天祖之亞也。上古尚勇之盛。業已如此。施及後世。勇武之氣。發為忠孝義烈者。亦多其人。雖去古既遠。體道既疏。而流風遺俗。猶足以誇於海外諸邦。生於皇國者。豈可不奉天祖尚勇之旨哉。勇之為德。根於天性。人人皆具有之。所貴於勇者。豈特剛毅強悍以逞其威力而已。必也得性情之正。而存忠孝之誠。臨事不敢撓。任重以致遠。與道相終始。不失決定固執之操。而後足以為勇。人之奉道。勇實為之柱礎。柱礎既立。則棟梁可架。樽櫨可施。是故奉

道者不可不尚勇。夫勇者人之性也。而何我儕之怯懦。每遇阻障艱難。輒生因循怠惰畏縮退避之心。故今就阻障艱難。以言尚勇之方。尚勇之方有五。曰順受也。耐忍也。克治也。奮勵也。果決也。阻障艱難之至。我宜反躬自省。以知其非。知其罪。痛自悔改。以補其過。勿怨天尤人。是謂順受。我為阻障艱難受煩劇急忙。不平無聊。勞苦屈辱。飢寒困窮之患。而我能安而居之。不敢激動。是謂耐忍。順受耐忍。我固欲之。而我五官不肯聽吾命。夫我欲順受耐忍者。神賜之良心也。不肯聽吾命者。五官之情欲也。良心與情欲。交戰

於我胸中。良心勝則情欲退。情欲勝則良心退。我能扶良心。以制情欲。是謂克治。情欲百端。不可指數。貪婪詐偽。好名好色。皆宜克治。而又有忿怒驕慢嫉妬爭競之類。是皆似勇非勇。甚害於勇。最宜用意。天之賦性。本無不善。而我何苦使良心受制於情欲。以招身後之永罰也。耶蘓氏曰。目陷爾於罪。則抉而去之。手陷爾於罪。則斷而棄之。寧百體失。一勿致全身投地獄。此言雖過激。盡力於克治者。不可無此心。夫既盡克治之力。則情欲退而良心進。情欲退而良心進。則其於阻障艱難。可以順受。可以耐忍。然阻障纏繞。

艱難沓至。則我安得不屈撓。臨事逡巡。手足顛戰。頰頰而聲不揚者。是氣之餒也。氣盛則浩然沛然。充內溢外。無所不足。及其有事也。勃然而發。唾手而進。解紛排難。叱咤生風。勢震山岳。是謂奮勵。奮勵也者。氣之盛也。氣之盛也。非徒自盛也。志為之帥也。我儕之怯懦。其志易動而難定。固不足以自恃。苟欲自恃。唯在一心恃神之力而已矣。阻障艱難之至。勿論困苦。生死且不測。而我以吾性命託之於神。心中毫無他念。唯神之力是恃。不敢以利害動其志。是謂果決。夫唯果決。然後乃可以化懦為勇矣。夫勇者天授之甲。

曹。而順受耐忍克治奮勵果決者。護身之矛戟也。方阻障艱難之大敵來迫於我。我被其甲曹。持其矛戟。直前猛進。瞑目拍手。唱念天祖尊號。跳以入於水火之中。夫如是。則一因除而四病去。阻障之路通而艱難之險夷矣。嗟乎。是真奉道者也。嗟乎。是真不負於天祖尚勇之旨者也。

第十二章 論解除

第六章至第十一章。專言處世之方。吾今繼之以言事神之道。事神之道。解除為先。素尊之凌侮天祖也。諸神責其罪。科之以千座ナクラオキラ置戶。擢髮ハネ拔ヒキ爪ツメ以贖之。仍

解除其罪。而逐之於底國。解除之法。蓋助於此。解除者何。禊スエ枝エ是也。滌ス去ク身之污穢ケガレ謂之禊。掃盡心之罪過ケガレ謂之枝。污穢ケガレ滌去。則其身潔淨。可以邀神之愛顧。罪過掃盡。則其心清明。可以蒙神之恩庇。身外也。心內也。合外內而潔清之。謂之解除。解除之式。見於別書。謂神官所判解除式故唯論其義於此。人之為道。積功德以招幸福。積罪過以取災禍。是以天祖既命枝戶四神。司禳災之職。又使天兒アメノコ屋傳ヤシ解除之法於下土。為蒼生去災禍而來幸福。自是以來。世世遵行。至今未廢。此蓋出於天祖之至仁深愛。而在蒼生。誠為無比之

大幸。故奉道者固宜受解除以去災禍。來幸福。解除之可貴也如此。雖然將受解除者。宜先發痛懺而後受解除。何謂痛懺。曰。方受解除之時。受解除者隨投解除者之後。拜跪於神前。以其平生罪過。一一告訴於神。供誓爾後必改其心。不再犯此罪過。是之謂痛懺。但其痛懺不一。有半痛懺。有全痛懺。為畏永苦。望永樂而痛懺者。猶不免有私意。故為半痛懺。全痛懺則異於是。一心至誠。不挾半點私意。以為人受神之。大恩。故其敬神之心。當在萬敬之上。而我牽吾私意。以行神之所憎罪惡。是實犯先已後神之罪。而今而

後。唯神是敬。雖一念之微。亦決無有此等錯謬。是為全痛懺。人苟能發全痛懺。則雖不受解除。豈有<sub>地</sub>不<sub>下</sub>脫永苦而享永樂者哉。今奉道者悔悟雖切。力行雖勤。惡習已深。私意難去。故其痛懺。大抵不過半痛懺。而不能發全痛懺。假令其痛懺未全。亦正受解除。則因解除之功。以補其所未全。恰與全痛懺同功。亦足以脫永苦而享永樂矣。若或解除而已。而未發半痛懺。或唯半痛懺而已。而未受解除。如是者皆難蒙神之恩庇愛顧。可見痛懺與解除。相須成功已。今世之人。一生趨營。莫不由名利逸樂之途。及死候既迫。乃始

畏永苦望永樂者。滔滔皆是。吁。其亦晚矣。然當是之時。受解除。猶得以免神之赫怒。况於及早回頭。既發痛懺。又受解除者乎。蓋天祖之德。至仁深愛。其憫蒼生之心。至切也。而其所設解除之法。何以無功。試者素尊既被。逐降下土。道經諸國。立功補過。然後到出雲。乃言曰。吾心清清。因造官以居焉。至今名其地曰清地。夫心之清清者。豈非其罪穢一時蕩盡者乎。解除之有功。於是乎彰彰矣。

第十三章 論祭祀

人本於祖。祖本於神。故人之為道。貴報本反始。報本

反始。是祭祀之所由興也。恭誓上古祭祀之興。天祖之降天孫於下土也。授之寶鏡。以為齋鏡。又勅天兒屋。天太玉持神籬以降下土。為天孫奉齋之。是祭祀之所興也。天孫既奉寶鏡以降下土。使兒屋太玉各奉其職。遵天上儀以行祭祀之禮。當是之時。天祖在天。照臨下土。天孫率群臣。盡誠敬於下。祭政維一。所治之天職。所代之天工。無一非所以事天祖者。敬天尊祖。以臨其民。於是乎君臣之分定。父子之親敦。至恩隆於內。而大義明於外。是天孫之所以建國開基之大端也。及神武平天下。立靈時於鳥見山。以報祭

皇祖天神崇神敬畏神明。自殿內移之於外。祭天祖於笠縫。與天下共敬事尊奉之。垂仁嗣位。下詔曰。先皇禮祭神祇。以致昇平。當朕世不得怠祭祀。乃命倭姬求天祖鎮坐之地。自笠縫歷諸國。以至伊勢。奉神勅。創建宮于五鈴川上。此事距今既一千八百八十年矣。而宮域不移。殿閣巍然。神德愈高。嗚呼盛哉。垂仁之後。列聖相承。敬事不怠。祭祀之禮益備。光仁之詔曰。祭祀神祇。國之大典。禁秘御抄曰。禁中作法。先神事。後他事。右大臣石川麻呂曰。先祭神祇。而後議政事。此可以見皇室歷世崇重祭祀矣。皇室既崇重

祭祀。故其掌祭祀者。亦為兒屋太玉二臣之後。兒屋之後為中臣氏。太玉之後為齋部氏。祭之日。中臣奉天神之壽詞。齋部奉神璽之鏡劍。其他百執事。亦皆世其職。奕葉不替。駿奔承事。仍當初之儀。毫無異於天祖傳祚之日。而君臣皆不忘其初也。且群臣之先亦皆事天祖天孫。有功德於民。列在祀典。而宗子糾輯族人。以主其祭。入以追孝其祖。出以供奉大祭。子孫繼述。萬世一日。忠孝出於一。而政教不岐。不言之教。無為之化。自行於天下。家有忠厚之風。人有孝順之俗。民唯知敬天祖。奉天胤。所嚮一定。不見異物。是



以民志一而天人合矣。是皇統之所以與天壤相終始而不易也。報本反始之義其大矣哉。祀禮之數有五。其祭天祖所以敬天尊祖也。其祭地主及豐姬所以鎮國土厚民生也。其祭山海草木風火金水百物之神及皇子皇孫忠臣烈士有益於世勞於國者所以報其功德也。官中八神座摩等祭所以保護天位治安國家也。至於祀典之目則踐祚大嘗是為大祭。天皇即位大報天祖也。元始天皇親祭天祖天神及列聖以祝寶祚之原始也。祈年禱時令順序於天下諸社也。月次如庶民宅神祭也。新嘗義如大嘗而歲

行之。以報賽祈年之祭也。神宮則別有神衣神嘗以報天祖頌嘉穀教養蠶之德也。亦皆為中祭。他如大忌大殿鎮華鎮火等祭皆為小祭。凡如此者皆所以事天祀先申孝愛民而無一不出於報本反始之義。夫所謂報本反始者非唯皇室而已。雖庶民亦且然也。何則人本於祖。祖本於神。故人之為道貴報本反始。吁。庶民亦豈非人之子孫乎。父母生我育我長我為我憔悴為我勞苦。夫人誰無父母誰無愛慕之心。父母沒而祭之。因其愛慕之心以制之禮以報其罔極之恩也。祭祖宗體父母之心以報其恩也。祭神祇

溯祖宗之先。以報其恩也。夫有子孫則必有父母。有  
 父母則必有祖宗。有祖宗則必有神祇。試思自末推  
 本。本亦有本。為本之本者神祇也。故庶民之本。亦皆  
 出於神。無一民非神祇之胤者。况乎神德至大。而神  
 恩至尊。人之在世。一事一物。悉賴神之恩德。如之何  
 其不敬祭也。蓋神之為數。八百萬。何祭而不可。然庶  
 民所宜祭者有二。曰天祖也。產土神也。夫神莫尊乎  
 天祖。莫靈乎天祖。自古以來。不問天子庶民。皆莫不  
 敬祭天祖。以下漢人非天子不祭天之見。論庶民祭天  
本於神。故不祭神者。必以為僭朝典。何知人本於祖  
皇國之習。無不漢人之陋。其大公至正也。如其理。庶民

亦宜知之。以敬祭天祖也。產土神者。鎮諸國土地。各  
 有功德於其土地者也。故住其土地者。不可不祭。又  
氏神。古之時。各祭其氏之祖先。謂之氏神。至今世。氏  
神。產土神相混合。有難辨別者。要皆有功德於其土  
地者。故舉之。庶民亦宜知之。以敬祭產土神也。凡祭  
土神。以概之。
 祀之序。天祖為先。產土神次之。祖宗父母又次之。凡  
 祭祀之禮。固有其式。天祖產土神及祖宗父母。其所  
 祭既異。則其式亦不同。且人有貴賤。家有貧富。其於  
 儀物。精麤厚薄。各隨其分可也。祭祀禮式及其祝詞。  
神宮大庠奉祀式。五儀畧。凡祭祀之義。所以報謝恩  
式。葬祭畧式。靈祭式。等書。
 德。而非所以求福祉。然祭祀不怠。則福祉不求而自

至。祭祀不勤。則禍殃亦不求而自至。祭祀其可忽耶。凡祭祀之日。机席杯皿必潔。酒醴稻粱果蔬魚肉必鮮。然後齋戒沐浴。齊明盛服。以行其禮。而其要則在盡誠敬之心。誠敬之心未盡。則神必不歆。苟能盡誠敬之心。則神祇祖宗父母之靈。各隨其所祭。感應來格。洋洋乎在其上。在其左右。而其降福錫祉者無疑矣。嗟夫。人本於祖。祖本於神。故人之為道。貴報本反始。然則報本反始之義。雖庶民亦宜然。奚獨皇室而已哉。

第十四章 論祈禱

祭祀也。祈禱也。二者混而難明。請別而言之。供奉儀物。以報謝恩德。謂之祭祀。不問供物與否。唯求其所願望。謂之祈禱。祭祀之禮重大。而祈禱之意切實。前章既論祭祀。吾於此章唯論祈禱焉。夫人誰無罪穢。雖則受解除勤。祭祀仍宜盡誠敬之心。以祈禱於神。凡奉道者。自始至終。唯賴祈禱。以成德。及其沒日。得升天原者。尤不可不賴祈禱。是故祈禱者。實為我儕之急務。而不可少忽者。祈禱之義。唯在盡誠敬之心。以求於神而已。如伏地叩頭發聲哀籲。是特其外貌耳。徒飾其外貌。而中無誠敬之心者。固已犯慢神之

罪。况乎以邪心妄行之徒。而願非理之福。望非分之利者。神豈不降之災禍耶。是故祈禱之法。宜使其所求一出於公正之願望。然後以其精誠上通於天。下徹於地。則不待伏地叩頭發聲哀籲。而神既孚之矣。且夫祈禱者。非獨為己躬。又當為國家師友父母兄弟妻子祈禱也。為國家師友父母兄弟妻子者。大抵為公正之願望。但其為己躬者。動輒不免出於名利逸樂之求。若果然。則必受神之罰。故為己躬者。尤宜出於公正之願望。公正之願望。其目有二。一則求生前之安寧。我儕之愚且弱。設使有神前之懺解除之

力。亦其日日所犯之罪。固又不數。故宜夙夜乞神。以求其赦我。又宜求堅我之悔悟與信誠。而不惑於異端邪說。又宜求明我之智識。而能通神典之旨。又宜求使我踐敬神之正道。而不陷於歧徑。又宜求使我反躬自省。而不失事物當然之理。又宜求壯我之膽勇。使我遇阻障艱難。而不變其志操。誠能如是。神必感之。以錫福於其人。是之謂求生前之安寧。一則求身後之永福。身後之永福。尤為難求。故不獨改惡行善立功補過。又唯懇願痛望。以求神之拯我憫我。使我不受底國之苦刑。而蒙天原之恩榮。是之謂求身

後之永福。此二者雖為已躬。亦皆公正之願望。而非名利逸樂之求。是實祈禱之要義也。九祈禱唯主天祖而不主他神。宜以天祖大麻之前為祈禱之地。奉祀式以奉祀大麻。九祈禱雖主誠敬之心。而身者宜遵皇太神宮大麻。九祈禱雖主誠敬之心。而身之禮儀實與心相應。則其式亦不可不講。式唯貴簡而不貴繁。既到祈禱之地。則先再拜。次拍手者二。唱天祖尊號者三。頓首於地。陳其所願望畢。又兩次拍手。然後一拜而退。九祈禱甚忌作輟。乍作乍輟。祇足以取神之憎耳。烏得求其所願望耶。九祈禱之時。晨昏為可。晨則求神之佑。我於是日使我能守其分無

過失。昏則謝神之庇。我於是日。又當自省以懺其罪愆。九祈禱之數。多多而益善。不止晨昏。餘時亦宜祈禱。餘時則不必拘禮式。造次顛沛之間。亦皆暗祈默禱。而無斯須間斷。經久而不倦。夫然。神之佑我必矣。或曰。子之論祈禱也善矣。然人間萬事。皆由神旨。今乃祈禱以求其所願望。豈為不悖於神旨乎。悖於神旨。而勤於祈禱。恐不可歟。曰。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天祖之入天窰也。六合闔而萬妖發。群神惶惑。不知所為。於是乎因思兼之智始行祈禱。得以能解天祖之愠。出天窰之戶。伏萬妖而照六合。是為祈

禱之明驗。然則祈禱者。實不悖於神旨。又何不可之有。蓋天地之變。猶賴祈禱以復其常。況於人事乎。故曰。急務而不可少忽者。祈禱也。

第十五章 論靈魂歸宿

奉道之至。在慎終。而慎終之要。在明靈魂歸宿之理。夫人之所以生死者何哉。靈魂來去是已。靈魂來則生。靈魂去則死。其來也有所由來。其去也有所由去。故知其所由來。則必知其所由去。然則其所由來。自何而來乎。曰。靈魂也者。神之所賦與者也。夫神之所宅。固在幽界。而靈魂實由神之賦與。則其所由來。豈

非自幽界而來乎。既自幽界而來。則其所由去。亦豈非向幽界而去乎。所謂來去云者。自身體而言之也。自靈魂而言之。則來者出幽界也。去者歸幽界也。幽界譬則家鄉也。身體譬則客舍也。而靈魂譬則旅人也。旅人在客舍者。必歸於家鄉。靈魂在身體者。必歸於幽界。故教法有靈魂歸宿之說。雖然。靈魂歸宿。實有二所。並為幽界。一曰高天原。一曰根底國。天原者在大虛上際北極樞鈕處。底國者在大虛下際南極樞鈕處。北極樞鈕。在上不移。南極樞鈕。在下不移。上下一定。萬古不變。上則無上於此者。下則無下於此

者以上下分其稱。原曰高天。國曰根底。天原則至高。至美。至光明。至榮華之所。底國則至卑至醜。至昏闇。至臭穢之地。天原底國。既分上下。故靈魂歸宿。亦以上下分之。其升於上者。則以天原為歸宿。其墮於下者。則以底國為歸宿。敢問。靈魂或以天原為歸宿。或以底國為歸宿。其故何也。曰。善人靈魂。則全神賜之。良心者也。惡人靈魂。則壞神賜之。良心者也。全神賜之。良心者。必得還其原。壞神賜之。良心者。必不得還其原。譬如刀之出鞘。其不在者。必合於原鞘。其不在者。必不合於原鞘。故善人靈魂。則蒙神賞外天原。以享

無窮之永樂。惡人靈魂。則蒙神罰墮底國。以受無窮之永苦。吁。人之於永苦永樂。唯其所自取。夫豈可不常自慎其行哉。然而其終尤不可不慎。古人有言曰。人世如朝露。釋氏亦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夫光陰如電。歲月奔馳。人在世上。不過轉瞬。死候忽至。不知期日。及其至也。平生至愛之物。不得不遺棄。父母兄弟妻子。一旦永訣。終無再見之期。爵位權勢。貨財珍寶。亦不能挽回。我少住斯世。況乎前程冥漠。無復死者。再生以教我。則死後之事。我不能知。生前神愛憫我。寬假我。及死則神威尊嚴。將必訊鞠我。審判我。待

我不能措一辭。乃定我罪。投我於底國。以與不可還之永苦。我安得不懼死乎。若夫奉道者。則固已知其然。是以悔悟一發。終身不變。各恒誦讀。深究神典。外立其信。內盡其誠。敬神愛國。順理修道。奉上遵旨。反躬自省。勇猛精進。以盡人事。又且解除痛懺。勤祭祀。行祈禱。以能事神明。其所行無一不義。非獨其行。雖一念之微。亦皆清明潔白。無半點污濁。方死候之至也。勤苦之日既滿。功果之報既至。我靈魂方始釋其臭穢腐朽之身。以為潔淨不壞之體。將見神以蒙其愛顧。享天原之永樂。故奉道者之於死也。如卸負擔。

耕耨  
二字  
下脫  
耘

而得休憩。畢勞役而就甘寢。然乃死無可懼。祇見其有益耳。第死候之至。不可前知。或暴疾殞命。或病困神迷。心不能思慮。此二者亦不可前料。故宜於健康無事之時。預為慎終之備。農夫之種稻也。耕耨力作。不倦。而後能成收穫之功。然收穫之時。尤當注意而歛之。否則遺棄滯穗。粒米狼戾。而其所歛不足。以充倉廩。今奉道者。雖常不倦於耕耨耘耔。亦更注意於收穫之時。何者神賞難冀。而底國易墮。神罰易招。而天原難外。恐其九仞之功。竟虧於一篲也。是故奉道者。唯以預備為急。吾請申言之。幸而病症已慢。心思



又不顛倒。及其病益進。自知必死。猶有世事不得已者。則力疾亟畢之。過此以往。不復以塵累擾我懷。囑醫及家人。令不姑息慰諭。唯為我靈魂祈後福。猶及躬自省曰。我今將見神受其嚴判。其果無愧於神乎。否。若或有罪而未懺。則急懺於神前。切願神之曲宥我。仍受解除以袪穢之。又深思神之恩而謝神。以其靈魂及一身一家凡所有者。悉託之於神。一心至誠。依賴於神。雖病既迫。一息未斷之間。則瞑目鎖心。口唱天祖尊號。口已不能唱。則心中念之。至死不已。若不幸而遇凶變。則又當安其分。置性命於度外。唯以

靈魂委託於神。一心靜定。泰然不動。唱念天祖尊號。以俟其死。果能如此。是能慎終者也。慎終如此。是能明靈魂歸宿之理者也。嗟乎。靈魂歸宿之理。則道之底蘊。而人之極務。人之奉道。其方雖有百端。而論其究竟。則唯在明靈魂歸宿之理而已矣。讀者其思諸。

第十六章 論著書本旨

耶蘇之徒。有舊教。有新教。舊教者人智未開之時立之說者也。新教者人智已開之後立之說者也。人智未開。故舊教為劣。人智已開。故新教為優。新教優而舊教劣。故方今之世。新教盛而舊教衰。蓋人智之開

不開時也。時不同則勢亦不同。皇國時勢。今昔不同。中葉以前。皇化隆盛。政教不岐。不言教而教自行於世。中葉以降。儒佛二教。交入皇國。於是乎始有言皇國之教者。然世道陵遲。干戈相尋。是以人不知有教。至於慶長元和之後。天下始定。其言教者。山崎嘉為之嚆矢。繼之者亦非無其人。而其說艸創。少足觀者。及本居宜長。平田篤胤相繼而出。皇國之教。始明於天下。二子之功。可謂偉矣。然當時人智未開。雖二子之才。而其說猶不免有不通者。今也聖主御世。廣交萬國。人智駁駁。進於開明之域。比諸二子之時。時勢

之不同。迥有雲泥之別。則其言教。亦不得守二子舊株。而今之人。猶或守二子舊株。而不知變。是實與愚民。是抑歷舊習。而非自由新政者。其事相類。在教導之職者。若果如是。焉望其能布教於海內外哉。是余之所以著此書也。此書則成於人智已開之後。而二子之書。則成於人智未開之時。試以耶蘇言之。則二子之書。猶舊教也。此書猶新教也。彼既有舊新二教。則我亦不能無此書與二子之書。彼舊教固不得拒新教之出。而新教亦非故立異於舊教。則我雖有二子之書。不能使余默止。余亦非故立異於二子之書。

是何哉。良以其時勢之不同也。此書一部三卷。上卷主意。在辨建國之基皇統之源。以明人倫之大義。中卷主意。在舉事物之微。以明道之可信。下卷主意。在使人守人倫之大義。以報答皇恩。歸仰神德。夫皇國之教者。天祖之道也。天祖之道。廣矣大矣。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入微塵。徹上徹下。頭頭皆道。故道易言而又難言。此書固不足以盡其蘊奧。然讀者能玩味之。亦可以窺道之一斑歟。余之愚昧。能著此書。是非余之力也。人智開明之力也。若使夫二子出於今世。則其所著必勝於此書。惜乎其出於人智未開之時。

也。嗟乎。人智未開。則雖二子之才。猶如彼。人智已開。則雖余之愚昧。猶如此。誰能無感於時勢之不同哉。方今之世。雖曰開明。而其開明必不止於此。後之視此書。猶今之視二子之書也。及是之時也。必有稱此書以為舊說。而更發明新說。以盡道之蘊奧。使萬國之人相率歸於皇國之教者。是余之所深望於後來之士也。

大道本義下卷終

大道本義後序

余讀大道本義。到其末章。有云。人智益開。則說道益明。後之視此書。猶今之視舊說。乃歎曰。美哉言。是即大道之本義也。夫道一而已。其為體盡大。而作之說者。各自是。自是以相傾軋。紛紛取訟。適足自小。惟承

古先天皇。盛德偉度。包含無外。凡  
外教之來。禽受弗拒。軌之於道。而  
折其衷。倫理以之。益明。政刑由是  
益正。

列朝遵奉。以至于今日。我道之所以  
為大。由其不自是。自足焉。今浦田氏  
著此書。博引。旁證。釐揮。大旨。而

不自是。自足也。將俟。人智益。弄之時  
而質之。與

先皇。教道之意。相符。吾於是。求其  
書中。所論。辨。決。非。好。勝。立。異。也。但  
其。幽。微。靈。亮。諸。說。余。之。所。未。究。故  
多。特。舉。其。闕。大。義。者。題。諸。卷。後。  
以。告。後。者。

明治丙子歲十一月

重野安繹撰

佐瀨得所書

版權所有 明治九年八月二十日  
聞官

定價金五拾錢

發行所

東京愛宕下町三丁目

博聞本社

同常盤橋前

支店

同西京古門前三吉町

分社

同大坂齋橋南久太郎町南久

分社

同千葉縣下

分社

同埼玉縣下浦和驛

分社

所

弘

賣

